

社區日記 千歲花壇續篇

上回我們說到日本人來港拓荒置業的早期歷史，而在灣仔區，作為日式旅館的千歲花壇在1916年已經存在了。坊間一直對千歲花壇有很多傳聞：千歲花壇真的有藝伎存在嗎？它又是不是慰安所呢？戰後又有什麼轉變呢？就讓我們繼續跟著侯校長一起回顧歷史吧。



千歲花壇的行李牌 (張順光先生提供)



同濟中學校舍前身是千歲花壇 (網上圖片)



日治時期的千歲館 (網上圖片)

關於千歲花壇是否存在藝伎，侯校長在文獻資料中找到了答案。1936年，在日本領事館的一個香港日僑的座談會上，一個叫關世吉的千歲花壇負責人，曾說要將藝伎的收費提升，這個線索便似乎說明了藝伎的存在。另外，有一個叫高濱虛子的日本作家，在他兩次入住千歲旅館的遊記中，便清楚記錄了他在裡面見到的藝伎，還有她們的藝名。遊記裡還記述了高濱虛子如何從堅尼地道沿著斜坡的一條石級路往下走，直達千歲旅館的天台，然後進入千歲旅館，證明了早在戰前，為了方便達官貴人出入旅館，堅尼地道15A的石級路已然搭建。

而在日治時期，1942年，香港日報報導在堅尼地道發現老虎的蹤跡，報導裡面也提及了千歲花壇。值得注意的是報導指出老虎是被守衛千歲花壇的印度警察發現的，而且當時有很多軍官和賓客在飲宴，可見那時的千歲花壇已不是一般的旅館，而是日本軍人的文娛設施(稱作慰安設施，注意並不是為一般士兵而設的慰安所)，因為來往旅館的大多是日本高級軍官或人士。

戰前，千歲花壇已是灣仔的地標之一，專門招待來港的日本人。酒店裡面有餐廳，既有洋室，也有和室，甚至有「溫泉水池」的設施，裡面還供奉著兩個神社，一個祈求日本人安全地海運來港，一個祈求港日貿易興隆。到了1941年，香港戰局緊張，很多日僑在七八月開始結業離開香港，灣仔區一下子少了很多日本人，包括一批千歲花壇的藝伎。但這不代表千歲花壇就此結業，因為從上面的報導可以看到它相繼以慰安設施的形式營運著。戰後，為日本人擁有的千歲花壇被列為敵產，後來被霍氏家族買下，再輾轉改建成為同濟中學，最後落入合和實業的手中。

侯校長認為千歲花壇見證了港日兩地之間經歷的文化和商業交流，更見證了早期僑居香港的日本人樸實「拓荒」的歷史，構成了舊灣仔發展歷史的重要部分。合和二期的工程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千歲花壇的遺跡已經被拆卸了不少。侯校長表示無奈之餘，希望和能夠公開收購時所留下的照片，讓公眾可以重溫厚墨里和千歲花壇的風貌，在未來探討歷史時也有蛛絲馬跡可循。

侯校長小資料



從事日語教育工作30年，最近十年著手於涉獵關於香港和日本早期兩地的文化交流的書及文獻。過程中發現港日關係有很深的淵源，同時由於涉獵香港早期的歷史，在互相交匯之下，開始對曾有日本人聚居的灣仔產生興趣。

石水渠街街坊中醫義診+義剪

義診日期: 12/12 (三) | 時間: 2:00pm - 5:00pm
義剪日期: 19/12 (三) | 時間: 10:00am - 12:00pm

- 如有興趣請於故事館報名。
- *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 當日須出示長者卡。
- * 剪髮前請自行洗頭，保持清潔衛生。

社區飯聚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舉行，同一聚街坊食個飯，吹吹水，睇睇書，唱唱歌！
自備食物，一同分享！
響應環保，自備餐具！
日期: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
時間: 7:30pm
地點: 慶雲街6-8號時分天地公約



編輯及作者: 阿心、Yola、Michael、Bouie、Hugo、孖盈、Deborah、Yanice
設計插畫: N.先生、Hugo、Bouie
發行: 香港故事館 份數: 2000 承印: E-print 送版日期: 27/11/2018



環環好墟

結集灣仔團體、店舖、社區組織及街坊聯合舉辦區內大型聖誕市集及活動。
日期: 15/12 (六)
時間: 1:00pm - 9:00pm
地點: 灣仔景星街藍屋建築群空地



藍屋創作室-88班

每逢星期三，一起用不同方式創作，歡迎不同年齡小朋友與媽媽一起來上課。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5:00pm - 6:30pm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歡迎投稿

投稿一經收取，即送出藍屋紀念品一份，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歡迎電郵至hos@sjs.org.hk或郵寄/親身遞交至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請附上投稿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呂祺官立小學 - 一世同學會

有什麼事是比約到一班死黨出來玩更開心快樂呢？人生有個真正朋友的確好極！說的不是什麼電影對白，而是真人真事——今年7月本報小記約了四位老同學：二叔公、保哥、發哥、扁哥飲茶，他們都是1963年入讀呂祺官立小學，是第二屆的畢業生，一邊飲茶一邊聆聽他們的兒時回憶，趣事與難忘事——娓娓道來。

談起小學生活，你記起的第一件事是甚麼呢？老師？同學？課堂？小息？旅行？校服？應該還有很多很多，今次這四位老同學就由課堂說起……

呂祺官立小學分24班，一班約45人。上午班：上午8時至下午1時；下午班：下午1時至5時。每日上8堂，上3堂、放小息、跟著上2堂、再小息、再上2堂就放學。班別分甲、乙、丙、丁，一年級沒有分精英班，二年級開始甲班就是精英班。他們還記得四、五、六年級的班主任特別好人，很照顧學生。



寶哥收藏至今的學生手冊

接著，講到上課時的情景，同學們是打孖坐，隔幾個月就換位，黑板右面有塊黑板仔用來記錄出席。而上課的科目有中、英、數、社、科、健，學期分上下，當中有兩次考試、四次測驗。最特別的是，當時的小學生會學木工、家政。男同學做木凳仔、學入榫整廁紙架、玩具車；女同學就做針黹、學改褲。一提起木工班，他們就記起當時的梁老師，為人有點狂燥，會喝罵學生，甚至毀壞同學辛苦製成的作品。若果今時今日喝罵學生的話，受罰的反而是老師了。

大家提到校服，呂祺小學的男女校服都是白色恤衫、啡色褲（女生可選穿褲或裙），而褲可選穿長或短，加對皮鞋或啡色白飯魚（白布鞋）便是了。一提起白飯魚，當年流行的牌子有回力牌、雙錢牌等；而校服，他們會幫襯陳好記百貨公司。不知讀者們有沒有幫襯過呢？

校服之外，課本便是上學的另一必需品，當時英文書出版社有Oxford (Queen's English)，而中文書則是現代教育出版的，內容有文言文。有趣的是他們記起二年級用的英文書是馬來西亞版，但原因是甚麼就不記得了。

返學不是只有上課，中間都要休息一下。小息時，同學會到露天操場和天台玩耍，天台有小食部賣汽水零食。當時，有屈臣氏沙

士、薑啤、白檸，細樽2毫、大樽3毫。後來，60年代可樂興起，要7、8毫一枝，是當年的高級飲品。沒有零用錢時，就會幫忙「按樽」，偷飲剩餘的少少汽水。小息除了飲和食外，最重要是要玩耍，當時同學會玩跳馬、爬馬騾架、跳飛機、執籌、玩豆袋、乒乓球、兵捉賊、貓捉老鼠，讀者又有沒有玩過呢？



再次重遊舊地，他們拿起舊照片細數當年往事

以前的學校和現在一樣，每年都有旅行，小學一、二年班會去附近如寶雲道活水。高年班就會到沙田、馬料水。而畢業旅行就自己組織了，當年是去大埔船灣旅行。對當時的小學生來說應該是很遠了。除旅行外，學校更會舉辦特別活動如植樹節，會到郊外植樹、也會锯木、跳土風舞，十分熱鬧！

品茗後，小記就隨著這四位老同學回到呂祺小學，看著他們在校門前你一言我一語，不斷說著學校的日常，彷彿回到小學時候。不過眼前的一切都快要消失……

因為政府早已計劃出售呂祺小學這地皮建住宅，原本應該於2018年下半年賣地，但至今還未有新消息。

其實，這位置在灣仔是個很有歷史價值的，呂祺官立小學的前身是灣仔書院，是灣仔最早的官立學校，1872創立，不少名人也曾就讀，如經濟學者張五常、前首席法醫蒙海強和香港足球名宿譚江柏，直到1959年才改建成現在的樣子。聽二叔公他們說，呂祺是個地產商，也有網上資料說他是顏料商人，他捐了50萬給教育局，所以學校就以他命了。而現時小學停辦，改為教育局的資源中心和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

透過是次訪問，我們認識了二叔公和他的同學，也得知呂祺官小的二三事，當中還有很多故事未能一一詳述，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最後，同學們有個心願，就是在原地能有個紀念碑來紀念呂祺官立小學，尤其是灣仔書院，因為這地方印證著灣仔，以及香港開埠初期的官立教育，就像新亞書院在深水埗的舊址般。希望至少在發展同時能保留公共休憩空間，與社區保持連繫，讓街坊能擁有多一個歇腳的地方，營造一個環境健康又別具歷史文化意義的社區。

撰文: Micheal | 鳴謝: 二叔公、寶哥、發哥、扁哥



灣仔群俠

《第五章》

上回提到：喜歡里面臨重建的威脅，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寶寶遇上少燕兒子阿生，明白到身為喜歡里的居民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媚姐重拾平日的衝勁與鬥志，預備星期六的晚上在天台舉行的喜歡里居民大會

剛來到喜歡里，數月以來，惡夢連連，而世事盡皆如此，惡夢又總是會實現的……

現場只剩下我一人，不，大家都很憂心的站在黃幡紛飛處，眼睜睜的看著那些鐵手臂在頹垣敗瓦中從四方八面進擊我們心愛的街區。不知哪裡來的勇氣，我站在媚姐樓梯舖對開的馬路上紮著馬，試圖以身擋車。在這一剎，無論怎樣，我也想盡最後一分綿力，守護樓梯檔及最後一棟大樓。現在已經看不見那些接受了安置安排的店家和住戶，在場只剩下一直以來共同進退的明哥、麻雀師傅徐叔叔等等，大家眼睜睜的看著寫滿「以人為本」、「還我一條印刷街」的黃幡隨著被拆的大樓落下。阿生仍頭繫著寫有「人在做、天在看」的頭巾，按捺著幾欲衝出地盤馬路的媚姐「寶寶呀，快啲返埋黎啦……」

媚姐已經絕食了好些日子，從剛開始跟著阿生及街坊們舉辦大會，積極與不同團體專業人士商討民間規劃方案，即使上了年紀，媚姐都不辭勞苦，學著艱澀的專業用語、規劃概念，為的就是希望街區以一個更公義更合理的方式發展。這些日子，有許多年青人受到事件的衝擊，紛紛加入聲討行動；然而，即使集齊了上萬簽名的聯署，官員和發展商仍急不及待開始清拆，官媒不斷歌頌發展「帶動經濟繁榮，締造美好都市」，同時亦以堵塞道路來不斷抹黑街坊們的抗爭行動。這幾個月聽盡「加油，我哋支持你」以及「咪阻住地球轉啦」的打氣說話和冷言冷語，我比以前更明白真正的同行者少之又少，除非涉及自身的利益，又何必走如此艱鉅的路呢。

自從離開師傅，媚姐就是我至親的人，這些日子在喜歡里受盡各人照顧，在社區裡過著飲飲食食、歡樂愉快的日子，這裏猶如一個大家庭。雖然我不太理解為何需要發展，但即便如此，只要大家可以原原本本留在原地，一如往昔的一起生活下去，那便可以了。我還記得那刻，我和媚姐一起掛起「以人為本、原區安置」的黃幡，聽著她提著中氣十足的嗓門，說著民間規劃方案比現有的發展方案有多好；回到當下，聽著媚姐力竭聲嘶地叫到：「快啲……快啲走呀……」，我默念著師傅傳授給我的口訣，迎著正前方向我駛來的鐵手臂，驚叫聲混雜著引擎的嘶吼聲，從心而來的的洪荒之力，驅使我一手擋著車身。

這不是什麼陰陽神功，只是一團抑壓已久的怒火。這些年月親眼看著官員一邊說著「以人為本的社區發展」，另一邊廂

卻容讓地產發展商挪用土地發展高樓大廈。我們就像一群被看扁了的螻蟻，無論手握著多好的建議，多少的民意，都被無限縮小，而每次得到的答案都彷彿如播放錄音聲帶、重重重複；拖延至今就索性封鎖整區，派出鐵臂車隊，清洗往昔的社區痕跡。

我這麼一擋，車身晃了晃，未能向前進擊。要不是現在瘦了這麼多圈，若以以前的體型，我一下便可將鐵手臂彈出數十米。另一架推土機從另一旁的行人路衝來，向著樓梯舖駛去。就在千鈞一髮之間，一個連帶著手推車的、瘦削的身影閃到眼前，一指點出，推土機當堂退到街口。地上留下兩道坑，順勢看去，咦？這位不就是每日都碰到的紙皮伯伯麼？（編按：紙皮伯伯曾於第二章出現，神秘人物，似乎身懷千斤墜神功，殊不簡單。）

伯伯面不改容，一眨眼便站到我身旁，又一指點出，鐵手臂的「鐵臂」立馬解體。就在此時，本來凝聚在我胸口的那團氣突然消散得無影無蹤，而伯伯在我耳邊說了幾句，我便眼前一黑昏倒過去了。

過了不知多少天，我才醒轉過來，見到睡在隔離病床的媚姐，打著吊瓶，氣色好了許多。電視機播著喜歡里地盤的動工消息，我反覆嘗試記起紙皮伯伯留下的說話，發現床頭一團紙團，拆開原來內有一顆種子，而紙上寫著「勿忘初衷」。「你醒喇？」媚姐也醒了，漸漸起身，一邊挪來背靠的枕頭，一邊看著電視畫面，過了好一陣子她才開口說：「今後到底何去何從呢？」

我本來就是孤身要來尋找香城，大概路途還是要繼續走下去。到現在，我還記得媚姐最後說既然她失去了根，那麼不如索性遊走面臨重建的各處地方，盡最後的綿力幫忙，就這樣，她拖著一個行李箱就向前邁進了。

去到此時，只有繼續前行，同行者同心同德，相忘於江湖吧。

（到底紙皮伯伯是何方神聖？到底他在寶寶耳邊說了些什麼話？我們還會在之後的章節見到媚姐嗎？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撰文：Bouie

山竹來襲北帝廟大樹倒下 石水渠街自發掃街

颱風「山竹」吹襲本港，各區樹木倒塌，位於隆安街有過百多歷史的北帝廟外，一棵印度橡樹不幸倒塌。據街坊說約前天下午兩時，天文台正懸掛十號風球，橡樹受強風下連根拔起，向廟外直跨隆安街，樹頭塌在隆安街二樓，窗框受到破壞。街坊見狀即報警求助，但當日多處求助報告，於風後才能安排。及後早上，消防到場視察環境及清理部份樹枝，樹幹則需多天時間處理。

有見石水渠街一帶在颱風過後遍地樹葉雜物，區內的大人與小朋友，連同故事館義工於是相約在中午時段掃街清理，並向附近店舖借出掃帚、泥刮等工具，分組清理石水渠街、景星街、慶雲街和堅彌地街。眾人經兩小時的努力，已將區內大部分雜物放入垃圾袋，帶往喜匯旁的垃圾收集站。正在忙於清理區內垃圾的清潔姐姐也向大家說聲多謝！

撰文：Hugo



街坊攜手清理街上樹葉及雜物

生利木行有限公司



生利木行創辦人和太太 (曾先生提供)

「生利木行」這老店的名字，想必在皇后大道東一帶上班、生活的市民絕對不會陌生。木行不經不覺已經盈盈佇立於皇后大道東近五十年，招牌紅色的書法字體即使站在遠處也醒目可見，店前總是飄著木材的味道，有幾位哥哥和叔叔坐鎮招呼客人，等待上落貨。不過看似幾十年不變的老店，最近也受到業主收回舖位的影響，由原本相連的三個舖位，縮減至兩個舖位。店主也坦言，要不是剩下的舖位是「自己的」，以目前市價的租金是很難繼續經營下去的。



早期的生利木行 (曾先生提供)

談起木行的店名「生利」，老闆指出過往的木行都喜歡名字裏有「利」字，寓意工作順利。當中也提到其他木行的名字，如「文利」、「德利」、「福利」，大家都對「利」字情有獨鍾，可惜現實中的木行行業卻不是一直一帆風順。老闆憶述木



消防員到場視察環境，商討善後工作

行生意最興盛的時期是在二、三十年前，那些年樓市場旺，很多人買樓需要裝潢，木行幾乎每日都忙個不停。不過由九十年代開始，內地輸入大量的傢俬成品來香港，使本港木行因為市場需求下降而逐漸減少。時至今日，木行已經難以吸引新人入行，變成一種逐漸式微的行業。



生利木行左邊的舖位現招租中

面對一點點正在改變的行業，老闆一臉從容表示會堅持下去，守護著爸爸一手創立的心血。在訪談當日，老闆更積極向我們介紹店內的木材、夾板的特性、不同尺寸的主要作用……短短的訪談中我們就充分感受到老闆對工作的熱衷和專業。難怪木行有一群熟悉的裝潢師傅一直長期支持光顧，保持屹立不倒。雖然間中也有散客買材料自行裝潢和製作家具，不過令我們詫異的是得知購買材料的有不少是外國人，連老闆也說：「外國人好像比較喜歡DIY自製家具。」確實，在商品充斥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偏好買成品多於以原材料進行製作。雖說省卻了取材、製作的時間，現成商品卻缺少了一份製作人手心的熱度、與人交流知識的喜悅和店舖才會遇到的人情味。以後經過的時候，大家不妨跟老闆、伙記們打聲招呼，聊上兩句，一起感受店舖的熱情。聽說已經半退休的前老闆仍會時常回店舖「坐陣」在店前打點事務。如果你偶然遇上，隨時能夠聽到更多有關木行的故事呢！

撰文：心、Yola

攝影：Yanice

鳴謝：曾先生